

欽定宋史

卷四百
三十二
八之三十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儒林二

胡旦

賈同

劉顥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羲叟

林槧

李覲

何涉

王回

弟向

周堯卿

王當

陳暘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

黜爲兵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爲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隴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烝民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頌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

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尙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卽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在北門之外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事北伐且天時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從今年爲備至來春興師北兵之遇春夏則氊裘皮履羊弓塞馬不爲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城

成功立事在于此矣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水罷災土
地甚沃因其豐實取其穀帛減價以折納見錢以貴糴
官府多積兵役無虞用兵豐財可濟大事太原克復以
來于今七載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寢晨興寒裘飢粟
若以促裝之賜發軍而用之恩賞之貲成功而賚之可
以齊心平敵恢拓舊境幽州平土而負敵爲勢必擇四
人分之方面以剛斷勇毅者主之選和平恭慎者一人
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士
者亦擇十人同行則共議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來
則同戰以驅逐寇歸則畫疆以扞蔽苟塞斷山路餘寇

在燕與大軍相持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熟有
退無前使士之剛勇與才力者各爲一將多則分部扞
敵攻城兩盡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
不勝我實彼虛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爭
其謀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以茶鹽香藥之價十分減
二從新者先賣於邊城要路軍馬屯所以芻粟錢帛之
價十分增二納貨以出券者詣本場以交貨得貨者緣
逐路以納稅出往來四方之饒爲兩地費用之耗自然
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人得其資則勤之於穡故必民
效兼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撥不假於度支轉般何

勞於漕挽芻粟之給攻具之用委輸發運以爲後繼今
將用二十萬之衆役三十州之民願陛下明降日月之
信先示雨露之澤民知信賞則悅而忘死士得仰給則
死而力戰如此則逆壘不足下猾寇不足殄也起爲左
補闕復直史館遷修撰預修國史以尚書戶部員外郎
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傭書人翟頴者且嘗與之善
因爲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上書詆時政且自
薦可爲大臣又舉材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
謂旦所爲馬周坐流海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
離所部謁宋白于鄜州旣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遷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素善中官王繼恩爲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真宗聞而惡之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咸平初移通州團練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爲保信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部郎中服母喪旣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再遷秘書監卒旦喜讀書旣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凡聽之不少輒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斲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

旦修漢春秋硯晚尤贊貨于擾州縣持吏短長爲時論所薄旣死子孫貧甚寓柩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爲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率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罔字公疎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十餘同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知白薦爲大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以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姦旣白宜明告天

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急之衛兵收無名之
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
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
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
言如此人以爲難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李冠王
無忌及其門人謚同曰存道先生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
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
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爲輔
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勝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

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爲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南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卒弁性孝友所爲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

則三篇爲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頓伊淳相友善
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屢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旣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

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紺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虔州監稅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辟爲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爲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旣除樞密

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
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
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曰於惟
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晝開闔
闔躬覽英賢手鉏姦柄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
如雷之發昆蟲躡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
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
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
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
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

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舉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闈爲予
京兆聖子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
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
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
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
屢竭契丹忘義構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
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
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錕鐵寵名大官以
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寶
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

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
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
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
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轍轍言論穠柯忠誠特達祿微身
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
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
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
粹慤與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錯汝
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畯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
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